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新意

左汉林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37)

摘要: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首句用了驾鹤飞升的典故,赞美孟浩然像仙人一样远去,次句暗用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典故,含有以成仙和放荡称赞孟浩然的深意。唐代士人包括孟浩然在内多不谨细行,孟浩然当时又对前途充满信心,因此他与李白在黄鹤楼的相见和分别,是一次欢会和壮别。并且,李白的别诗甚少凄苦之句,而多豪迈壮逸之词。由此可见,李白此诗是以飞升成仙、富贵风流称赞孟浩然,情感的基调是开朗的。过去论者多以为此诗表达了李白送故人远行时的惜别怅望之情的说法并不准确。

关键词:《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孟浩然;总体风格;情感基调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5744(2006)01-0053-02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传在众口,为人熟知。此诗大约作于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春^[1]。此前,玄宗居洛阳,孟浩然到洛阳求仕,未果,遂决定漫游吴越。他溯浙江入江西,后至武昌。扬州在长江北岸,是入越的必经之地。孟浩然要从武昌乘舟去扬州。李白时居安陆,间游江夏,在武昌与孟浩然相遇。他在送孟浩然到扬州时,写了这首诗。

关于此诗,论者多以为表达了送故人远行时的惜别怅望之情。如《唐诗绝句类选》云:“末二句写别时怅望之景,而情在其中”。《唐诗解》云:“帆影尽,则目力已极;江水长,则离思无涯。怅望之情,俱在言外”。《诗境浅说续编》云:“襄阳此行,江程迢递,太白临江送别,直望至帆影向空而尽,唯见浩荡江流,接天无际,尚怅望依依,帆影尽而离心不尽。”^[2]而裴斐《李白诗歌赏析集》在解释此诗时则把“怅望”之情向前更推一层,书中说:“孤帆的形象本已令人伤心,何况这影子正一点点远去,终于消失于碧天之外。眼前只剩下滔滔江水如思念之情一样,滚滚流向天边。”^[3]则与孟浩然相别的李白直似与张生相别的莺莺——“听得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

笔者认为,这样理解这首诗是不够准确的。通过对诗意的考察,联系李白、孟浩然当时的境遇,笔者认为李白此时的心境不是“怅望”,更非“伤心”,而是以成仙和放荡称赞孟浩然,在惜别之中满怀着看朋友潇洒远去的欢欣与不能与之同去的企慕。人们之所以认为此诗的基调是伤感的,是因为对前两句中暗用典故未加详查。

此诗首句“故人西辞黄鹤楼”,用了驾鹤飞升的典故。崔颢《黄鹤楼》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正用此典。此诗被严羽称为“唐人七律第一”。相传李白登黄鹤楼见过这首诗,还写下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句子。可见李白对这个典故是熟悉的。李白《江夏送友人》云:“雪点翠云裘,送君黄鹤楼。黄鹤振玉羽,西飞帝王州”,正用此典,亦可资证明。“故人西辞黄鹤楼”一句,表层意思是说李白与孟浩

然在黄鹤楼分别,深层的意思是说孟浩然此去,像仙人一般驾鹤飞升,赞美孟浩然像仙人,情感的基调是开朗的。

次句“烟花三月下扬州”暗用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典故。扬州在武昌下游,故曰“下”。此典出自南朝宋梁间人殷芸著的《小说》,略谓有客相从,各言其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货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殷芸所云之“扬州”,本指南朝的京城建业(今南京)。隋开皇九年现在的扬州市才称扬州,在此之前这里被称做“广陵”或“江都”^[4]。“骑鹤上扬州”中的扬州本与现在的扬州无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骑鹤上扬州”的词意发生了变化,即在后世诗人的眼中,“扬州”不再指今天的南京,而指今天的扬州。而“上扬州”也不仅是指去作什么“扬州刺史”,而是还包括了到扬州放浪风流的意思。清褚人获《坚瓠四集》云:“隋唐以后之扬州,秦汉以前之邯郸,皆大贾走集、笙歌粉黛繁华之地。古语云:骑鹤上扬州,以骑鹤为神仙事,而扬州又人间佳丽地也”^[5],已明言之。殷芸之后,“骑鹤下扬州”一语已成惯语。如《南村辍耕录》卷三十四:“口说五方言,乘牛出函谷,愿与关门令尹游乎?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皆曰闭户先生来哉。”^[6]《五杂俎》卷十五:“宋夏侯嘉正常语人曰:‘吾得水银一钱,自制造一日,死无恨矣’。此正所谓‘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宋葛长庚《满江红·听陈元举琴》:“古往今来天地里,人间那有扬州鹤”,方岳《酹江月·梦雪》:“招我归来,和春醉去,休跨扬州鹤”,华岳《念奴娇·倚藤临水》:“十里松萝,一蓑烟雨,说甚扬州鹤”。元曲《商调·集贤宾》:“笑时人鹤背扬州,明月清风老致优,对绿水青山依旧”,《中吕·山坡羊》:“鹏抟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商调·秋怀》:“合得成就,真个胜似腰缠跨鹤扬州”,《左庵词话》卷上:“只乞中山千日酒,便抵他,画象凌烟阁。归去也,扬州鹤”,《白雨斋词话》引《满江红·醉吟》:“髀肉晚销燕市马,乡心秋冷扬州鹤”,王庭《临江仙》:“不应携妓女,骑鹤下扬州”。

收稿日期:2005-10-21

作者简介:左汉林(1968-),男,河北保定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唐代文学研究。

由此可见,“烟花三月下扬州”一句,当然写了分别的时间和孟浩然要去的地方,但李白的深层意思则是说,在阳春三月美好的春光里,孟浩然到佳丽汇聚的扬州去做美好的“扬州梦”去了。

唐代的扬州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而士子放浪不羁在唐代又是无可指责的。陈寅恪云:“元微之于《莺莺传》极夸其自身始乱终弃之事,而不以为惭疚。其友朋亦视其为当然,而不非议。此即唐代当时士大夫风习,极轻贱社会阶级低下之女子。视其去留离合,所关至小之证。……唐代自高宗武则天以后,由文词科举进身之新兴阶级,大抵放荡而不拘守礼法,与山东旧日士族甚异。”^[7]李白以风流放浪称许孟浩然应该是一件合情合理、再自然不过的事。

这种以放浪称许别人的写法也出现在李白其他诗中,如李白《魏郡别苏明府因北游》云:“魏都接燕赵,美女夸芙蓉”。《送侄良携二妓赴会稽,戏有此赠》云:“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这说明李白常以风流放浪许人,又可说明唐代不仅不以此种行为为非,反而是抱有一种赞赏的态度。《白雨斋词话》卷四:“研南《八声甘州·久客扬州追思湖上清游之乐凄然有作》云‘记苏堤芳草翠轻柔,柳丝拂帘钩……更初转,猛惊回处,却在扬州’。极写清游之作,便觉扬州俗尘可厌。‘烟花三月下扬州’后,不可无此冷水浇背之作。”^[8]作者显然认为“烟花三月下扬州”写的是放浪之事,故需读此《八声甘州》以为浇背之冷水。而《唐诗鉴赏辞典》在解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时说李孟之别是一次“潇洒的分别”^[9],虽未注明“下扬州”出典,但在对诗意的总体把握上却是略胜一筹,不中不远。

唐代士人多放浪不谨细行,孟浩然亦不能例外。孟浩然有许多诗极写诗酒妓宴之乐。如《春中喜王九相寻》云:“当杯已入手,歌妓莫停声”,《崔明府宅夜观妓》云:“长袖平阳曲,新声子夜歌”,《宴崔明府宅夜观妓》:“画堂观妙妓,长夜正留宾。烛吐莲花艳,妆成桃花春。髻鬟低舞席,衫袖振歌唇。汗滋偏宜粉,罗轻讵著身。调移箏柱促,欢会酒杯频。倘使曹王见,应嫌洛浦神”,又《美人分香》:“艳色本倾城,分香更有情。髻鬟垂欲解,眉黛拂能轻。舞学平阳态,歌翻子夜声。春风挟斜道,含笑待逢迎”。以上诗极写妓乐宴游之乐,有的诗直似宫体。又孟浩然有《春情》一首,诗云:“青楼晓日珠帘映,红粉春妆宝镜催。已厌交欢怜枕席,相将游戏绕池台。坐时衣带紫纤草,行即裙裾扫落梅。更道明朝不当作,相期共斗管弦来”,亦复如此。从孟浩然的诗歌看,李白以“下扬州”称许孟浩然,也算得是言之有据。

从孟浩然当时境遇看,他对前途正充满信心。他与李白在黄鹤楼相见,是一次欢会,与李白在黄鹤楼分别,也是一次壮别。唐代漫游之风很盛,诗人文士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广交朋友,干谒公卿。青年孟浩然就有过漫游的经历。此次孟浩然洛阳求仕未果,失意自然是有一些。但他并没有消沉,而是继续漫游。他与李白开元十六年春在武昌相见,然后乘舟去扬州。他对前途充满着信心,正准备实现“济苍生”的远大抱负。这一年的冬天,他即入京赴试^[10]。他怀有“不才明主弃”的失意与伤怀,是这次落第之后的事了。

同时应该注意的是,李白的别诗甚少凄然愁苦之句,而多豪迈壮逸之词。如《留别广陵诸公》云:“狂歌自此别,垂钓沧浪

前”,《广陵赠别》云:“玉瓶沽美酒,数里送君还。系马垂杨下,御杯大道间。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兴罢各分袂,何须醉别颜”,《别储邕之剡中》云:“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留别金陵诸公》:“若攀星辰去,挥手缅含情”,《金陵酒肆留别》:“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别东林寺僧》:“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南陵别儿童入京》:“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送贺宾客归越》云:“镜湖流水漾清波,狂客归舟逸兴多。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送韩侍御之广德》:“昔日绣衣何足荣?今宵贯酒与君倾。暂就东山除月色,酣歌一夜送泉明”。李白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平交王侯,蔑视权贵,傲岸不凡。即使是朋友离别,他也绝少作涕泣沾襟之态,而多以豪语壮语出之。敏感的诗人当然不会日日兴高采烈,但李白写《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时,正值开元盛世,李白的心态是昂扬向上的。他不作怅然洒泪之辞是合乎情理的。

由此可见,李白此诗并非仅仅点明送别的时间、地点和事由,而是另有深意。李白以飞升成仙、富贵风流称赞孟浩然,这是对朋友的合乎时尚和道德的赞美,又是社交的需要。论者以为此诗作于别后,我以为此诗或作于离别之前。

此诗后两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紧承前两句,是说孟浩然的船飘然而去,融入碧空,霎时便无影无踪,真像仙人远去啊。此中绝没有“怅望”“伤心”之情,而是含有一些艳羨之意。“驾鹤扬州”,难道不让人称许、赞美和羡慕吗?

需要指出的是,《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诗意在李白的《江夏行》、《送别》等诗中也曾出现,说明李白对此诗意十分得意,故屡变化入诗,自相蹈袭。

综上,结合唐代风习和扬州的具体情况、孟浩然当时的境遇、诗作及李白送别诗的总风格,经过对《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用典和诗意的考察,我认为,过去认为本诗表达“怅望”、“伤心”情绪的说法是欠妥的。本诗当是以富贵风流称许孟浩然,其情感基调是乐观开朗的。

参考文献:

- [1] 詹锜. 李白诗文集系年[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9.
- [2] 陈伯海. 唐诗汇评[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668.
- [3] 裴斐. 李白诗歌赏析集[M]. 成都:巴蜀书社, 1988. 22.
- [4] 韦明铤. 扬州文化谈片[M].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4.
- [5] 韦明铤. 扬州文化谈片[M].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9.
- [6] 陶宗仪. 南村辍耕录(卷三十四)[M].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74.
- [7] 陈寅恪. 元白诗笺证稿[M].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54.
- [8] 陈延焯. 白雨斋词话[M]. 上海:三联书店, 2001. 54.
- [9] 萧涤非, 程千帆, 马茂元, 等. 唐诗鉴赏辞典[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300.
- [10] 陈铁民. 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J]. 文史, 1982. 15.

【责任编辑 王 涛】